

無聲的傳承

江河水



如是我思

有一首詩，作者是宋代的佚名，但亦有人說是唐代的王維或者是南宋的道川禪師的作品，不管是佚名也好，是王維也罷，這首詩是列作宋詩的五言絕句。詩題名《畫》，全詩如下：「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

詩寫出了畫是一幅有山有水有花有鳥的畫，畫面呈現的山水花鳥，都是有顏色的。但畫是靜止的，是不會動的，更沒有聲音。其實不管是什麼畫，都是靜止而無聲的。要傳承畫畫的傳統和藝術，如果不靠聲音來說明，那就要畫者不斷地畫，或者只看教繪畫的書籍。不過，如果有大師用語言來說出畫畫的訣竅，是不是更快更靈有效？

不管學習繪畫的過程靠的是無聲的書本，或者是有聲的老師，到了真正創作時，只能專心描繪，默默地不斷地在畫紙或畫布上將要描繪的景物呈現出來。畫是不會發出聲音的，看畫的人如果發出讚嘆的聲音，那就是成功了。如果看畫的人一言不發，只是輕輕搖頭，那應該就代表畫作是失敗的。

所以，繪畫的傳承，是有聲勝無聲吧？

假如要把佚名的《畫》詩譜成曲子來唱，怎樣唱出才能表達畫中的意境？最近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個內地的節目，講詩詞怎樣與現代樂曲結合，來傳承中國文化的。節目名稱叫《經典詠流傳》，在第二季

裏，有個合唱團，叫做「無聲合唱團」，由十四位聾啞孩子，以無聲來演繹這首宋詩。這十四位孩子經過四年的排練，用生命的聲音唱了讓人無比感動的《畫》。他們用手語，以及單一但不同高低音域的「啊」字，引領觀眾和聽眾進入了「近聽水無聲」的境界裏。

聽畢那些以「啊」的單一聲調呈現的畫意之後，在對話中，更聽到兩位年輕藝術家說出他們如何尋找和組織發起《無聲合唱團》的始末。原來兩位音樂人梁博和張詠在北京組織樂隊時，有一天在北京街頭聽到聾啞人因為失去物品而呼喊出的「啊」之後，覺得聲音太棒了。兩人感覺被驚嚇到了，因為這單一的聲音，完全表現出失聰人那種焦急的狀態，於是就激發聯想，認為應該把這樣的聲音用在音樂裏，於是就到幾千公里外的大山裏尋找。

筆者認為，自己用文字是不足以表達兩位藝術家的激情和堅毅的精神，更不能描畫出那些孩子付出的精神，因為這裏面，有揭別人瘡疤的感受，有追求平等的期盼，建議讀者如果想深深體會那樣的境況，可以上網去找出節目來觀看。

不管是有聲或無聲，只要有心，都可以用實際行動或默默耕耘的方式，對中國文化作出傳承。但是看看如今的香港，年輕人的聲音大得驚人，但卻是破壞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文化中的禮儀，至於詩詞，就更別說了。只能嘆一聲嗚呼哀哉。



黛西札記

不久前，中國著名鋼琴家兼音樂教育家李名強教授與環球唱片合作推出《李名強的鋼琴藝術》，收錄他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二年間的全部海外錄音，包括當年得到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四名的現場錄音，以及他與中國樂團外訪時演出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等中國名曲。上周，我有幸去拜訪李教授，聽他談及半世紀前出國比賽的種種經歷。他對於德奧學派以及俄羅斯學派的評說，尤其讓我印象深刻。

一九四六年，十歲的李名強跟隨德國猶太裔鋼琴家兼小提琴家魏登堡學習。魏登堡是姚阿幸（布拉姆斯好友）的關門弟子，曾與著名鋼琴家施納貝爾合組室內樂演奏團體。從他那裏，李名強學到如何克制、均衡地演奏貝多芬、舒伯特以及布拉姆斯等人的德奧名曲。一九五二年，適逢新中國開始發展音樂教育，李名強經上海音樂學院推薦至新成立的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跟隨蘇聯專家、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教授克拉夫琴柯學習，又從她那裏了解到如何以豐沛熱烈情感演奏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尼諾夫等人寫下的、大開大合的旋律。如今回憶往事，李名強深感幸運，稱自己既有機會學習德奧學派風格，又對俄羅斯鋼琴學派不乏了解。而且

當我們談論音樂全球化

李夢



▲李名強從蕭邦國際鋼琴比賽評委副主席卡巴列夫斯基手中領獎 環球唱片供圖

在這位鋼琴家眼中，學派與學派之間本無衝突，關鍵是演奏者如何在理智與浪漫之間，找到合適自己的恰切平衡。

如今的李名強退而不休，依然熱衷於傳道授業，擔任世界多地鋼琴比賽評審，最近的一次是於上月底閉幕的第五屆香港國際鋼琴比賽。其中一位韓國青年鋼琴家的表現，予他深刻印象。依他觀察，近年在鋼琴比賽上嶄露頭角的年輕人，除了來自俄羅斯和波蘭等音樂傳統深厚的國家，韓國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的青年演奏者的表現愈發突出。「如今我們都在講全球化，其實音樂的世界裏也有全球化。」在李名強看來，如今學派與風格之間的邊界愈發模糊，德奧學派與俄羅斯學派的特點不再如往日那般顯見，這也將導致有個性的鋼琴家愈來愈少

，卻不足以用來解釋當今這個時代「大師難再」的緣由。「哪怕環境再變化，真正優秀的音樂家不會被埋沒，依然能夠走出來。」

當然，「走出來」的過程總有波折，流派之間、風格之間的互相認知與往來，亦需要相當長的鋪墊。一九六一年，前蘇聯鋼琴家里赫特首次前往倫敦舉辦獨奏會，儘管這位烏克蘭人在當時的蘇聯、東歐乃至亞洲均名氣日盛，對於挑剔的倫敦樂評人及樂迷來說，他仍然「像一個鄉下人」。同樣，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離開俄羅斯後前往巴黎展開事業，其創作的芭蕾舞劇《春之祭》挑戰既定傳統，也曾在首演之夜引來台下眾多觀眾的批評與質疑。在李名強看來，全球化必然帶來不同文化與社群間的互相往來甚至碰撞，但不同國家和地區音樂的個性並不會因此減弱，反而能夠在這種混融的、互動的環境中，找到新鮮的給養。他猶記得自己當年去羅馬尼亞比賽，當地音樂學院教授問他的第一句話是「比賽的所有曲目，你都彈完了嗎？」他也記得偉大的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在一九五七年訪問中國，聽過音樂學院學生的演奏後說：「你們拉小提琴，好像拉二胡一樣。」

「但奧伊斯特拉赫恐怕不會想到，半世紀後的中國，竟能夠培養出寧峰這樣的小提琴家。」李名強笑道。



域外漫筆

「葡撻」就是葡萄牙蛋撻，也稱葡式奶油撻。對「撻」字的接受，普通話曾有過糾結。因「撻」在普通話裏解釋作「打」，音同「踏步」的「踏」。香港早期的普通話教育便很彆扭地把「蛋撻」譯為「雞蛋奶油烘餅」，後覺得繞口便稱為「蛋塔」。好在語言的取舍是約定俗成的，當「蛋撻」進軍北方，成了內地餐桌的糕點時，「蛋撻」一詞就自動正名，成了正宗普通話口語詞。

葡撻在香港很普遍，但不是家家麵包店都有賣的。家住的屋邨有三家相鄰的麵包店，只有一家賣葡撻。想來葡撻製作的工藝要求會複雜一些吧。

對比蛋撻，葡撻更香，因它表面有黑色的焦糖。吃時品的是奶黃餡兒，也品的是焦糖的口感。

我家屋邨賣「葡撻」的生意很好，現烘現賣，拿到手時還熱烘烘的噴出奇香。每天下午茶時分，人們在麵包店門口排上了隊，人多時有十來個，節日日常是下午四點多就賣光。記得當初賣七塊多一個，現在漲到逾九塊了。漲錢不妨礙市民對它的熱愛，下午茶好的就是這一口：體量不大，但又精美可口。

葡撻最早在十九世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由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修女發明，後來由一名英國人帶到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他把葡撻按中國人口味略加改造，甚受歡迎，後來傳到一衣帶水的香港是自然的事。

到葡萄牙旅遊，一定要到里斯本海邊看貝倫塔和旁邊的「發現者」紀念碑。貝倫塔建於十六世紀初葡萄牙的大航海時代，其外觀如中世紀城堡，但細節混合了早期哥德和北非阿拉伯風格。據說航海家當時都由此出發，那是葡萄牙曾經的航海榮耀的紀念。「發現者」雕塑是當代藝術品，向冒險的勇氣

正宗葡撻及其他

珊而

、熱望和野心敬禮。雕塑上的人物是葡萄牙早期的航海家，其姿態遠眺大海，顯得勇往直前，雄心勃勃。

「發現者」紀念碑雕塑的後面，穿過廣場和馬路，便是熱羅尼莫斯修道院。修道院早已關閉，留下了一座姿采獨特的建築，如今改成了博物館。著名的葡撻最初出自這裏，修女們靠賣它們幫補生活。修道院關閉後，葡撻的秘方被一個商人買斷，他在附近開了一家Casa Pastéis de Belém（有譯作「世俗」）餅店。餅店是以出售葡撻為主的咖啡店，因有前面的典故，吸引了遠近來客。遊客更常把到此一嘗正宗葡撻列作旅遊活動，所以那兒門口零售的櫃檯人頭攢動，想內進小坐「嘆」個葡撻也一座難求，據說排隊需半個小時以上。

從修道院走到世俗餅店不到半小時。餅店門面是普通葡萄牙風格的三層小樓，臨街一面牆貼着鮮明葡萄牙風格的瓷磚。樓下一層全屬餅店，門面看去不大，內進卻很寬敞。製作葡撻的工場以透明玻璃相隔，保障了衛生，也可容客人隔着玻璃參觀其製作。趁著排隊的功夫我們去看了製作過程。師傅們都穿着白色工作服，不鏽鋼的工作枱和藍白格的地面看去乾乾淨淨。排隊的人確是不少，但排了二十多分鐘也就輪到了。

餐廳裝潢比較簡樸，但藍白瓷磚的牆裙是一個看點。葡萄牙的藍白瓷磚工藝精細，已入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遺產名錄。其第二大城波爾圖有座聖靈瓷磚教堂，外牆立面的聖畫全由藍白瓷磚一塊塊嵌成。那些畫的人物和環境全都比例準確，線條生動，每塊瓷磚的畫面都獨一無二，但又合拼成天衣無縫的一體。可以說這是美術與瓷磚工藝高度結合的完美體現。葡萄牙的許多建築都不放棄使用那抹藍白色彩，以此向他們的傳統文化致敬。

餐廳茶桌間排列不算擁擠，坐着很舒服

。侍應全是彪形大漢，在茶桌和客人中靈活穿梭，見到我們先送上普通話「你好」的問候。可見來此的中國遊客不少，他們一眼便能辨認。

等了十分鐘左右，新鮮出爐的葡撻就上桌了，聞着就香氣撲鼻。其外表乍看和香港的差不多，但表面飽滿隆起，不似香港的會有個凹面，用料顯然比香港的大方實在。咬下去撻皮酥脆，雞蛋奶油餡的口感更為綿實香軟豐厚，焦糖的工藝也似更為講究。

此刻味蕾對正宗葡撻的崇拜起了判斷作用，但一心來品嚐正宗葡撻，若無別樣感受，豈不遺憾掃興？事實上正因為這裏的葡撻出品正宗，比香港麵包店要講究些，何況這還是個葡撻名正言順的傳承人。

一個葡撻約賣兩歐元，以當地消費幣值計算，人人都吃得起。

貝倫塔、發現者紀念碑、修道院、世俗餅家、藍白瓷磚，都是葡萄牙深厚的民族文化元素。領略過了，里斯本才算是來過了。



▲葡撻名店 作者供圖



▲餅店工場 作者供圖

達文西畫中的數學密碼

陸小鹿



文化什錦

看理想電台做過一個採訪，請作家楊照談談他在哈佛讀書的情況。楊照講了幾點，我記住了其中一點。他說在哈佛大學的音樂系上過一堂課，那堂課是音樂系跟數學系一起合開的，上課的老師是數學系老師，他用數學的方式來解讀巴赫的音樂，將巴赫平均律中降D大調的一個前奏曲，從頭到尾變成一個數學公式，這讓楊照十分驚訝，原來數學還可以和音樂聯繫起來。

無獨有偶，幾天後我又讀到一則報道，說大多數科學家為何鍾情藝術，其原因是因為數學和音樂、繪畫有相似的美感。報道中提到美國著名學者侯世達在《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一書中為讀者描述了一條貫穿科學與藝術的永恆金帶，比方說艾舍爾版畫給讀者帶來的奇異與震撼，和巴赫在哥德堡變奏曲中展現賦格音樂的精巧與奇妙，都來自數學中的「自指與遞歸結構」。這說明，數學不僅可以和音樂聯繫起來，還可以與繪畫等其他藝術聯繫起來，因為它們之間存在着審美共識。

這則報道打開了我的記憶之門，想起二〇〇六年，看過丹布朗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達芬奇密碼》（港譯：達文西密碼）。電影中有個鏡頭：午夜，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的老館長被人殺害在大陳列館的鑲木地板上。讓人深感疑惑的是，在人生的最後時刻，老館長脫光了自己的衣服，用裸露的身體擺出《維特魯威人》的樣子，並在身邊留下一個令人費解的密碼。

《維特魯威人》是達文西的一件素描手稿，這幅作品裏就藏有數學之美。畫面中有一個圓形、一個方形，還有一個裸體男人，擺出兩種不同的姿勢。一種姿勢呈「十字形」，雙腿合攏，雙臂伸平成一條直線；一種姿勢呈「火字形」，雙腿邁開六十度，雙臂上揚成一百五十度的大V字。

這幅畫之所以命名為《維特魯威人》，是因為達文西在繪製過程

中借鑒了維特魯威《建築十書》裏的一個原理。維特魯威是古羅馬建築師，他著就的《建築十書》是現存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建築學專著。達文西借鑒的原理是：「人體中自然的中心點是肚臍。因為如果有人把手腳張開，作仰臥姿勢，然後以他的肚臍為中心用圓規畫出一個圓，那麼他的手指和腳趾就會與圓周接觸。用這種方法不僅可以在人體中畫出圓形，還可以畫出方形。即如果由腳底量到頭頂，並把這一量度移到張開的兩手，那麼就會發現高和寬相等，恰似平面上用直尺確定方形一樣。」

按照此原理，再去回看達文西的《維特魯威人》，就能看懂畫面的內涵了。「十字形」姿勢被嵌在方形裏，「火字形」姿勢被嵌在圓形裏，這幅畫完美詮釋了人體與數學的關係。除了明顯的圓形和方形外，還能找到不太明顯的等邊三角形、長方形……畫中的男子肌肉發達，線條優美，最重要的是他擁有數學中「黃金分割」的完美比例。

一幅畫作，竟包含如此多的數學密碼，不得不令人慨嘆達文西果然是個神人。這位藝術界全才，在音樂、繪畫、建築、植物學、動物學等多個領域無所不懂，樣樣精通，而其兼容並包的特質在繪畫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將科學融入繪畫之中，在畫作中常常暗藏密碼，使得後人樂此不疲地為之研究和解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達文西是上天賜予人類的奢禮。



▲《維特魯威人》 資料圖片



自由談

有些音樂，並不常聽，可一俟熟悉的旋律響起，心門就轟然洞開，思緒起伏。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便是這樣的音樂。這首曲目，可以說我是從小聽着它長大的。

東晉時期，官家女兒祝英台女扮男裝去讀書，與貧困同學梁山伯相交甚篤，後被梁山伯識出女兒身，兩人遂私訂終身。當時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此樁婚事遭到祝家的強烈反對。無奈之中，兩人以死相殉，化為蝴蝶翩翩而去……梁祝之戀可以說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古代民間愛情故事。故事中浪漫主義的深情打動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因此，它被改編成各種藝術表達形式，在舞台上經久不衰地綻放華彩：越劇、黃梅戲、電影、音樂劇……還有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蘭心大戲院座無虛席，這天，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的首次公演，演員都是來自上海音樂學

言語盡頭，《梁祝》響起

尹畫

院的學生，時年十八歲的俞麗拿擔任了小提琴獨奏。穿着白襯衫、黑裙子的俞麗拿，緊張忐忑，她並不知觀眾聽完會有什麼反應。當她演奏完最後一個音符，戲院裏一片寂靜，然而幾秒鐘後，她聽到雷鳴般的掌聲響徹戲院上空，從此，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拉開了輝煌的序幕，也成為俞麗拿的保留曲目。

一晃六十年過去了。今年是《梁祝》首演六十周年，中央電視台中國文藝欄目組邀請俞麗拿來回憶《梁祝》首演。俞麗拿回憶了當時一個場景，她說首演完畢謝幕後，觀眾還是掌聲不斷，演員們只好出來再謝幕一次，可是掌聲依然不斷，於是演員們就把《梁祝》又拉了一遍，可想而知當年有多麼轟動。

關於梁祝之戀，這個故事最早是藉由越劇飛入了尋常百姓家。猶記年少時經常在電視中看到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當時聽不懂唱詞，但那一對翩翩起舞的蝴蝶早已在腦海中烙下深印。長大後才知道，電視中播放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由桑弧導演和編劇的，也是新

中國的第一部彩色戲曲電影，正是這部電影，讓中國的民間愛情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走向了世界，也為後來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奠下譜曲的基礎。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從結構上來說是奏鳴曲式結構，它以越劇中的曲調為基礎，結合了交響樂和中國民間戲曲音樂的表現方法，被稱為「中樂西奏的第一曲」。悠揚委婉的曲調，因「化蝶」而升華的情感澎湃了許許多多聽眾的心潮，很多人聽着聽着就不禁淚濕衣襟。陳鋼老師曾說：「《梁祝》的精神是什麼，其實就是真愛，有了真愛才能夠流傳至今。」是的，只有美好真摯的東西才能打動人心，讓人們找到心靈的共鳴。

這首「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除了俞麗拿，還有許多小提琴家演繹過：呂思清、盛中國，甚至也吸引了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而巫鴻麗用鋼琴演繹的《梁祝》同樣縹緲三日，餘味裊裊，百聽不厭，優美的旋律一俟響起，就有了想流淚的衝動。